

黄渤海恋

许毅 著

Т е г о д н · Т е л ю б л ю

这个故事
一直困惑我二十多年，
如今五十岁的年纪，
竟然
有数十年被那故事时常勾扰，
经常挫磨。
我像衣缝里缝进一根针，
说不定什么时候
就被扎了一下：
我像罩着一件粘满板栗壳的马甲，
动与不动都如芒在背。
我只能把故事写出来。
写，
是自我救赎。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黄渤海恋

HUANGBOHAI LIAN

许毅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渤海恋/许毅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7.3

ISBN 978-7-5396-5881-0

I. ①黄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81497 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李芳

装帧设计:褚琦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63533889

印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开本:710×1010 1/16 印张:19 字数:350千字

版次: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46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引子 / 001

第一章 苏官兵剑指旅顺口,孟八卦趣说程家事 / 003

第二章 老夫人威逼续前缘,藏书楼痛失镇宅宝 / 012

第三章 鲍里斯回避惊天案,安德列直面未亡人 / 022

第四章 苏军换将整肃军纪,恋人圆梦相逢程家 / 033

第五章 姐妹隔兄弟情绵绵,家蔬炖飞鸽恨隐隐 / 042

第六章 收藏书知了斋散金,慰英灵众兄弟祭拜 / 051

第七章 画正字累计麻袋数,垫胸高递减视觉差 / 060

第八章 荞面儿肥臀谬以羞,柳波芙流血误为病 / 068

第九章 来匆匆郎中会亲家,急切切孕妇挡枪口 / 077

第十章 杜郎中三问二混天,程津生两见飞行员 / 086

第十一章 鲍里斯智退调查组,程津生勇救落水女 / 95

第十二章 程家院经营乱纷纷,苏军官悼亡语迟迟 / 105

第十三章 砌壁炉老鲍藏玄机,生小罐曲舒过鬼门 / 114

第十四章 假募捐程鲁民挨砸,真开业荞面儿被剪 / 124

- 第十五章 程老夫人喜庆寿诞,苏大小姐难咽药汤 / 133
- 第十六章 为重孙老夫人辟谣,被调离程鲁民抱怨 / 142
- 第十七章 周允声相亲单放飞,程鲁民送别双栖身 / 151
- 第十八章 贴小票苏军玩高深,误登机尼娜真幸运 / 160
- 第十九章 麻洁秋借用驴皮影,曹三亭扮演视察戏 / 170
- 第二十章 汪志江毒设连环案,程鲁民智救母子俩 / 180
- 第二十一章 用偏方郎中女受宠,寻西药女中尉别离 / 189
- 第二十二章 程鲁民疗伤程家院,苏军女如愿苏军报 / 199
- 第二十三章 问书楼程皖夫挨骂,上前线程鲁民未果 / 209
- 第二十四章 即兴跳舞心怀叵测,意外砸墙引发慌张 / 220
- 第二十五章 谭敏失踪讳言真相,书楼悼亡疑虑重重 / 230
- 第二十六章 尼娜慎言悄备嫁妆,津生来信哭述悲伤 / 241
- 第二十七章 郎中女收养遗腹子,孝儿孙痛失老夫人 / 253
- 第二十八章 老鲍吊唁情出真心,社长被绑诬陷他人 / 264
- 第二十九章 悲中错苏军误战机,忧有喜边防擒敌特 / 274
- 第三十章 梦难圆梦圆大接防,情难别情别旅顺口 / 284
- 后记 / 296

引 子

黄渤海界浪成垄，黄海蓝染渤海头。
铁舰行止观一塔，军港疏堵系双寇。
弹丸寸地名传世，转瞬十年情与仇。
百结忧肠脚步迟，遍寻方知藏书楼。

这首姑且称为诗的文字与一个亲耳听来的故事有关。这个故事一直困惑我二十多年，如今五十岁的年纪，竟然有数十年被那故事时常勾扰，经常挫磨。我像衣缝里缝进一根针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扎了一下；我像罩着一件粘满板栗壳的马甲，动与不动都如芒在背。

我只能把故事写出来。写，是自我救赎。这二十多年，我像写一份永远也过不了关的检查，又像写一件暗无天日的诉讼状子，不知为什么写而写，不知写有何用而写。我用了十年的时间像酿蜜，更像倒苦水，把一个个字吐在了纸上，又一个个捡进了电脑里。

每天晚上，我的大脑像一架老式的放映机，总在习惯性地倒“片子”。片子倒至二十多年前，那是1991年的夏天。当时，我们奉命执行中苏两国边界的联合勘界任务。我所在的中队临时驻地黑龙江省黑河市，江对岸便是苏联远东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。

那个年代出国人员不像现在这样多，身为军人能跨出国门更是少之又少。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我觉得一切都挺新奇，脚没沾地去了黑龙江江边的苏军军营，后又去了我的苏军搭档维克多的家。

维克多住在郊区，拱形的走廊让我想起了早年看过黑白影片中的穹顶廊柱。维克多来不及寒暄，搀扶着一位苏联老夫人走向我们。让我亲切和诧异的是，苏联老太太一出口便不同凡响，她竟说一口标准的中国大连话。她临时充

当起两国军人的翻译：“维克多是我的侄子，他说你们来自中国。”我说：“没错，阿姨，我们是中国军人。”她问：“那你，一定知道旅顺口？”“旅顺口常去。离我们驻地四十多公里远吧。”老太太突然嘴角哆嗦起来：“天哪，我曾在旅顺口住过整整十年。”她放声地痛哭起来……她侄子维克多用俄语劝说，而我用汉语劝说，我们共同白费了两国许多唾沫却没有一点效果，老太太悲悲戚戚的哭声在俄罗斯的高大建筑里响起了空旷的回音。

苏联老太太叫柳波芙·鲍里斯耶夫娜·伊万诺娃，她的姐姐尼娜与中国人程鲁民曾相识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。1945年8月，苏联红军与中国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鬼子，柳波芙及家人在旅顺口度过了十年时光。

姐姐尼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身患重病，生命弥留之际把远在基辅的柳波芙叫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市，要柳波芙一定替她找到昔日的恋人程鲁民。

随着柳波芙故事的层层展开，她把我带进了那个原本不熟悉的年代，我仿佛觉得自己也身临其境……在布市逗留的日子短暂而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到了那年的8月下旬。苏联国内局势骤然突变，我们早已习惯称谓的“苏联”变成了“前苏联”，而原先中苏两国联合勘界工作，中国只需要面对着一个国家，现在却一下子变成了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四个主权国家。好在四国均承认中苏边界勘测的前期工作，使得边界谈判得以继续进行，而我也充裕的时间把柳波芙的故事完整地接续下去。

结束勘测回国后的一个周日，我乘车去了旅顺口，那个叫太阳沟的地方曾是苏军司令部所在地，柳波芙就是在这里居住了十年。按照她所描述的方位，我用一上午的时间才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那座“富丽堂皇”的程家大院和曾被苏军官兵当作跳舞厅的藏书楼，昔日雕梁画栋的藏书楼变成了一座虫噬鼠咬的仓库……我把以上的故事整理出来，又补充了大量的一手资料，终于可以给苏联老太太一个交代了，却得知柳波芙不幸去世。最初的手稿已蒙上了尘埃，而这些似乎都与她无关了，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，但我却从未想过放弃，我要给柳波芙一个完整的答案，哪怕她在天堂里听。

我清楚地记着柳波芙的回忆是从姐姐尼娜开始的，这一点无可厚非。柳波芙和姐姐尼娜经历的许多年许多事必定得有一个开头、一个节点、一个看似不经意却是历史必然的起因。柳波芙最先从尼娜身体某个部位的某个特殊状况讲起，似乎是即将纷至沓来的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，始于一个足以让我面红耳赤的特殊的生理现象……

第一章 苏官兵剑指旅顺口，孟八卦趣说程家事

诗曰：

黑龙江畔烟云过，乱世纷纷高悬剑。
沙俄榻卧鼾声起，水师屡挫铁甲卷。
曾经蒙羞大东沟，还须斡旋黄渤间。
古往今来多少事，掐头去尾整十年。

柳波笑说姐姐尼娜的经期一向很准，德军的入侵把一切都改变了，把有规律的生理现象都变得杂乱无章。尼娜刚来过月经，突然遭遇德军飞机空袭，她感到那东西好像又来了。她躲在一个僻静处上厕所，褪下裤子才发现自己负伤了，一块弹片崩到了她逃跑时翘起的屁股上。那次伤得不重，血却流出好多，以致再来月经时越来越少，后来便时有时无。

尼娜的经期恢复正常大约是在1945年7月，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，在父亲老鲍的安排下，她住进了基辅军人疗养院。医生诊断她患有女性月经不调的同时，还患有战后抑郁症。以基辅那个地方疗养院的医疗水平，医生为尼娜服用了调节女性功能和具有镇静作用的两种药品。这两种药品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局面：女性功能障碍得到了改善的同时，战后抑郁症却有明显加剧的趋势。尼娜认为自己经期紊乱、月经失调等女性疾病并不像医生说的那么严重，只是感觉有那么一段时间，要么不来，要来也没来多少，几近干涸，几近黑红，像从铁管里空出来的锈铁水。再就是莫名其妙的烦躁增多了，情绪无端地波动。这也难怪，有过她那样的经历，战争留下来的烦恼本来就多……

疗养了一段时间，尼娜的嘴唇有了鲜艳的红晕，胳膊如同羊脂一样的皮肤，能看到藏青色的血管。身体的某个部位，如同沼泽地一样有地下的泉水在涌。

而苏军向苏中边境地区秘密集结的消息传来,对日战争一触即发,继续接受疗养尼娜觉得有些奢侈。再次检验经血结果显示,从剂量到色泽都恢复到德军入侵前的水平。尼娜便坚定地走出了疗养院的大门,屁股下好像还有渗漏的感觉。那时,基辅的大部分地区进入了深秋季节,当地的天气显得格外潮湿。尼娜栗色的头发一绺一绺地纠结,她嗅出了头发上的馊味和腰部以下的腥味。

一场滚着雷声的秋雨,浇在苏中边境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旷野上。苏军后贝尔方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的临时指挥部里,十几个圆顶羊毛毡帐篷不规则地排列着,像雨中盛开的蘑菇,又像十几面被乱锤敲击的鼓。远处的简易军用机场上的苏军飞机,个个都被雨水激起了烟雾,如开锅煮了一般。尼娜冒雨跑进了父亲老鲍所在的指挥部里。

老鲍是苏军的一位上校军官,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担任指挥系主任,并给“中国班”学员授课,后来才转到苏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工作。因为他有许多中国学生对对中国事物有许多的了解才临危受命。苏军出兵中国东北,对日最后一战的高级将领的名单里有父亲老鲍的名字,尼娜一点都不感到奇怪。

老鲍有一串叫起来既啰唆又拗口的名字:鲍里斯·伊万诺维奇·伊万诺夫。“鲍里斯”是老鲍的本名,意思是“为光荣而斗争”。“伊万诺维奇”是老鲍父亲的名字,意为“伊万之子”。“伊万诺夫”才是他的姓氏。中国人大都对像羊肉串一样的苏联人名记起来颇感头痛,尼娜认为中国人的俄语发音不太准确,舌头长在他们的嘴里却不会打卷,但他们却有着独特的称谓方式,想当然地直呼父亲为“老鲍”,尼娜在背地里这样喊了几声,听起来也挺亲切的。

老鲍喊来大尉军官安德列,两人小心翼翼地展开地图的一角,突然闯进来的尼娜让他们吃了一惊。安德列不知此时该起身表达重逢的喜悦,还是该老成持重地继续蹲着。在女孩子面前,更确切地说在尼娜面前,他可是肆无忌惮的。1941年6月22日,希特勒悍然撕毁了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》,发动了对苏联大规模的武装进犯,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奉命向中亚名城塔什干转移。德军的飞机在空中疯狂扫射,尼娜蜷曲在一座三层小楼上,安德列撞门进来,一把抱住了她。安德列有些唐突,但他不顾一切的拥抱,还是让她充满感激。接下来,他的举动却让她瞠目结舌了。安德列退后三步,也可能是五步,单腿跪地,把左手放在胸前表白道:“尼娜,我心中永远的小鸽子,请接受我……”下面的话尚未出口,窗外飞机的俯冲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近在耳畔,尼娜僵硬地退向墙角,不知所

措地摇着头：“安德列，你疯了……”

当安德列还在继续疯狂的时候，门口冲进来一个高大的身影，他在尘土飞扬的硝烟中穿出了一条隧道。那人不由分说，一把拉起尼娜，转身向走廊跑去。尼娜感到脚下传来了地动山摇般的颤抖，那人快速把她扑倒在身下。从那人的腋窝下，尼娜隐约看到一侧的楼墙轰然坍塌，只剩下一截向前平伸的水泥楼板把他们孤立地悬置空中。灰尘暴土中，尼娜还嗅到了来自中国男人腋窝下粗犷的气息。她暗怪自己在这样危险的时刻，竟然还有不着边际的遐想，还能对异性的气味相当敏感。

尼娜的思绪又回到了父亲的毛毡帐篷里，她郑重地向老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说：“中尉军官尼娜·伊万诺娃向伊万诺夫上校报告，请允许我去中国东北参战。”尼娜说着把手伸进了兜里，折成四折的请战书已经被雨水浇湿了。尼娜在出发前，差点咬破手指写成血书。倘若那样冲动，她身上本来就亏空的血，会白白浪费的。

老鲍看一眼请战书，温和却不失威严地问女儿：“我们需要中国同志的帮助，你大概能够找到那个叫鲁民的中国人吧？”没等尼娜回答，一旁的安德列明显表露出心中的不满：“如果尼娜能找到鲁民同志，我也同样可以做到。”老鲍觉得有必要敲打一下心胸狭隘的安德列，说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不想让他们见面，尤其是在中国。”安德列的脸像一种鸟儿的嗓子，瞬间涨红了，仿佛心中的龌龊被人识破，又仿佛受到了莫大的冤枉和委屈，低声辩解道：“尼娜毕竟身体不好，她还需要继续治疗。再说，我们有必要让女人也去中国参战吗？”安德列的话显然冒犯了父亲的权威，老鲍提高了声调：“出兵中国东北是我们最高统帅的决策，对此你不该有任何怀疑。”安德列冒着虚汗，怯懦地说：“上校同志，据苏联远东情报局提供的情报，中国的鲁民同志在一年前牺牲啦。”

天兆乱象，按时间推算，在苏联境内泼雨炸雷的时候，远在千里之外的旅顺口也是乌云密布。剥茧抽丝，各路事情纷至沓来，还是先从旅顺口火车站东头的孟记驴肉馆说起吧。那天旅顺口的天气，热得像钻进了驴肉馆里的蒸屉。依窗而坐的一对男女大汗淋漓，男的叫曲抚顺，女的叫曲舒。男的掏出一盒东洋火柴，把画有日本仕女图的一面朝向女的。这是事先规定的“解除任务”的暗号。女的咬着牙说：“他们欠下的债就一笔勾销了？”男的压低声音说：“这些狗日的说好要来的，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，若不然，他们是不会不来的。”

另一桌也坐着两位客人，像事先排练过似的，各戴一顶帽子。驴肉馆里的伙计上前问道：“客官，来小店面个招牌菜？”其中戴瓜皮帽的客人，把帽檐往低处拉拉，怯声细语地问道：“都有啥招牌菜？”伙计的脸上撮起了坏笑：“不是本地人吧？招牌菜竟不知道？‘钱眼肉’听说过吧？就是人们常说的‘干活菜’。”另一个戴前进帽的客人说：“真的不太清楚，也从来没听说过。”另一位伙计对同伴说：“别捉弄人了，直接告诉人家叫‘驴鞭’，岂不妥当？”戴瓜皮帽的把帽檐拉得更低了，戴前进帽的咳嗽了一声，脸也涨得通红。

门口响起了“贵客请进”的招呼声，孟记驴肉馆的孟老板从里间迎了出来。挑开门帘子，进来的是中共胶东区委大连支部书记、八路军大连支队政委周允声。驴肉馆是八路军大连支队在旅顺口的交通站，孟老板虽然不是中共党员，却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同志。

孟老板一面张罗着为客人上菜，一面机警地向周允声说道：“旅顺口地方不大，但这几拨客人要凑齐了还真不容易。右边桌临窗坐的一男一女是国民党，他们的暗杀计划‘流产’了，日本鬼子取消了原定的行动计划。左边桌那两位戴帽子的，看着像两个男的，其实是两个女的，她们女扮男装是来盯梢的。其中一位还是我老婆的外甥女。她说要找共产党，非说我也是，我本来就不是嘛！”孟老板打开酒瓶，为一副盐工模样打扮的周允声倒上酒。

周允声对孟老板的话，似乎压根没往心里去，爱看不看地把周围的人扫了一圈，蹲在了长条凳子上。孟老板不清楚周允声这次来有何目的，但这个时候他这个“粗”人肯定没有闲情逸致，到驴肉馆里来唠闲嗑，还唠得有滋有味，唠完火车站老街区的民俗，又唠起太阳沟新市街的风情。孟老板却是位精明的生意人，熟读《易经》，对摇卦占卜命运，或者测字预知凶吉祸福有两下子，旅顺口人都叫他“孟八卦”。孟八卦不用“掐指一算”也知道，周允声心里有事，但他粗中有细，还是装成寻常模样，装出有的是闲工夫地耗在这里。他想了解太阳沟以前的逸闻趣事，孟老板就把自己知道的尽量精练地说出来。

孟老板先从1895年说起。那一年，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，占领了北洋重镇旅顺口。随后，俄、德、法三国干涉还辽，俄国趁机强行租借大连和旅顺口。俄国人来到旅顺口后，没拿自己当外人，反把他乡当“故乡”。俄国关东州厅长官阿列克谢耶夫在旅顺口搞了个城市发展远景规划，抛开当时的龙河以东的老市街，在龙河以西的太阳沟规划一座新市区。可是，新市区尚未开建就爆发了日

俄战争，日本人战胜了俄国人在旅顺口安营扎寨。要说列强在霸占和掠夺中国土地上各有各的坏法，但是，在城市建筑上的眼光还是基本一致的。日本人没有为了“政绩”工程，而全盘否定了俄国人的“远景规划”，他们沿着俄国人的思路，在远离老城区的太阳沟修建广场，在广场的周围建造了一座座“洋葱头”式的“穹窿顶”建筑。当然，内部装修还保留着日本风格，一样不少地搬来了窗格、拉门、榻榻米这些日式符号。在旅顺口太阳沟，中国的、日本的、俄罗斯的，风格迥异的建筑混搭在一起，也不算太扎眼。

孟老板说，程家大院是程老爷子在太阳沟盖起的中式二层小楼，后来才有的程家藏书楼，在俄罗斯风情和日本风情的一条街上矗立起了中国风情。在甲骨文的收集研究、青铜器铭文的编纂印刻、古文资料的积累收藏等方面，程老爷子取得的成就为国人所称道。孟老板就没有见过这么喜欢藏书的人，在他的藏书楼里上溯远古下及清末，广漠浩瀚无不涉猎。令世人瞩目的有那么几个物件：甘肃敦煌发掘的《唐人写经》、河南出土的殷墟甲骨、新疆和甘肃罗布淖尔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等都被他收入囊中，这些文物件件都称得上国宝。至于收藏的元、明、清的图书和历史档案以及大量铜钱古币、印石卷轴等若要一一述之，十天八日也说不完。

由程家的收藏说到了程家的香火延续，孟老板又呷了一口酒。程老爷子和夫人只生有一个儿子程绪至。程绪至早年随当官的父亲四处漂泊，少夫人在安徽喜得头胎，在山东聊城梅开二度，到了天津后三阳开泰。只可惜儿媳寿命不长，给程家添了三个孙子后撒手而去，程绪至也未再续弦。

程老爷子是一位恪守古训的人，但在给孙子起名这件事上却颇有创新，他以孙子们的出生地皖、鲁、津来命名，老大程皖夫，老二程鲁民，老三程津生。程家家谱留下的排辈“字”序为：楷、承、渊、季、泽，儒、殷、临、延、简、绪、哲、藩、貽、泰，程老爷子丢弃一边，到了儿子的“绪”字辈也就终结了，要说原因实在是摆不上台面，程家从“殷”字辈起到“绪”字辈已经五辈单传了。而从长孙程皖夫开始以出生地命名，果然如高人指点的那样人丁兴旺。

指点迷津的高人道明了如何起名香火得以延续，却对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支支吾吾。周允声说：“那个‘指点迷津’的人也是个算卦的吧？”孟老板和周政委笑着又对饮了一杯。

孟老板口若悬河地谈古论今，蹲在凳子上的周允声除了偶尔插一句半句嘴

外,只管就着热闹下酒。孟老板觉得再不收口在领导面前有卖弄之嫌了,心情复杂地说了一句:“六年前,程老爷子因病而终,我真不知是替他老人家感到惋惜,还是感到庆幸。一个大学问家早逝,自然也把学问带进了棺材里是件憾事;但他与日本人,与伪满洲国又有扯不清的关系,如果活到今天,恐怕也只能速求一死。”周允声赞许地点点头:“这一卦你早给他算好了吧?”

正唠在兴头上,门外传来了一阵嘈杂声,挤挤攘攘地拥进了三四个人。领头的人不但孟老板熟悉,周允声也有耳闻。旅顺口才多大个小地方,有头有脸的人想藏都藏不住,何况这是个凡事都想露脸的货。

进来的人叫于吉灶,太阳沟这一带都叫他于大把头。于大把头不知深浅地插下一杠子,周允声的眼角暗暗抽搐了一下,意外的变故很可能会打乱原先的计划。孟老板早就感到在很多时候,周允声的内心远不如外表表现得那么冷静,有时冲动起来情绪挺难自控的。但这并不影响孟老板对他高看一眼。在旅顺口能让孟老板高看一眼的只有两个人,一个是周允声,另一个就是愣头愣脑闯进来的于大把头。他知道于大把头是靠日本人的照应才当上了旅顺口商会会长。

于大把头早年正月十三祭海时,放海灯走了“水”,把停在锚地的两条木篓子船全部烧毁,成了穷光蛋的他偶尔倒腾点小海货。有人说他是火命,想成事得与水沾边儿。此后他在船厂当过苦力,替船主出海捞过鱼虾,如此,手头上也渐渐宽裕起来。又赶上日本人要维修旅顺口大坞,于大把头觉得这事同水沾边,便谋得一个工头的差事替日本人吆五喝六。打那之后,于大把头便一路顺风水,干什么都赚钱。后又与人合买了一条烧煤油的钢壳船,往烟台跑运输赚得钵满盆满。旅顺口商会选会长,于大把头因为有了日本人的提携,腰杆子更是粗了不少,走马上任了。

今儿还真巧了,在孟八卦眼里可堪大用的人都在小餐馆聚齐了,大有剑拔弩张之势。周允声呵斥“伙计们”:“还看眼儿?上菜啦!”这是准备动手的暗号,他们装着要退下的样子,手却放到了腰间的位置。周允声突然一眼扫到孟老板递来的一个眼神。他自己也想到了,此时动手可能不妥。日本人快完蛋了,于大把头这个善于投机钻营的人不会认不清形势,此时动起手来未必是最好的选择。他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让旁人退下。

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进了驴肉馆,盯着这帮嘈杂的人群端详了一会

儿,才招呼跑堂的过来点菜。孟老板幡然醒悟,周允声要等的人来了。女扮男装的那两人还没有离开的意思,计划泡汤的那一男一女却不知什么时候溜掉了。孟老板对戴瓜皮帽的外甥女吼道:“你还不快走,让你姨看着了非打死你不可。账不用结了。”外甥女拉起同伴,与新来的客人打了个照面,下死眼剜了他一下。

周允声对着孟老板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:“都是些蹲着撒尿的货,磨磨叽叽的,没完没了,这酒还让人喝不?”孟老板把怒气转嫁到于大把头身上:“你还想留下来,让我敬你一杯?”

于大把头拱手说:“不敢,不敢。孟老板有事尽管传唤我。”说完,与两三个跟差的退出了驴肉馆。其中一个出了门口,又转身往里望了望,讨好于大把头说:“里面有八路军的周政委!就这么便宜了他们?”于大把头随手甩了个嘴巴子:“你现在还想把八路交给自身难保的日本人吗?”于大把头停顿了一会儿,平静了一下心中的憋屈:“放下周政委不说,那个新进来的人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?留下两个靠得住的兄弟盯着点。”

驴肉馆内,周允声与新进来的人对上暗语,高兴地说:“我早该想到你会来。你去过苏联,俄语说得不打诨儿,上级不派你来派谁来?”周允声见孟老板还像相面似的端详着来人,推他一把:“程家的故事和藏书楼的宝物没有你不知道的,对这位上级派来的联络员你可别说不认识。”孟老板用力地握着他的手说:“知道知道,你是程家的二孙子程鲁民。当年,我还给你摇上一卦哩。”周允声笑着说:“你们是认得的。这,我倒忘了。”

周允声又蹲在长条凳子上,举起了酒杯。按事先的约定,程鲁民在驴肉馆里,只有见到蹲在长条凳子上的人才能上前接头。他以为周允声是为了接头才蹲在凳子上的,其实不是,周允声是个有座也不会坐的人。他除了睡觉时躺着之外,要么站着,要么蹲着,从小到大就没有坐杌子、板凳、椅子等这类东西上的习惯。周允声四下看了看没人注意,才压低声音,直截了当地问:“胶东八路军总部派你捎个啥口信?”

孟老板借口去外面转转,离开了。程鲁民向他所敬慕的周政委凑近一些,同样压低了声音:“苏联百万红军越过中苏边境,正向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展开攻势。胶东的八路军首长指示:做好准备,迎接旅顺口解放。”

周允声对程鲁民咬着耳朵:“我今晚就取了日本司令官山本的狗头。”程鲁

民提醒说：“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。”没等程鲁民说完，周允声瞪了他一眼。程鲁民接着说：“把山本杀了，那些日本鬼子群魔无首，可能什么样的坏事都干得出来，总部首长期盼的是日本鬼子全部投降，可不是与他们单挑独斗。”

周允声在长条凳子上挪动了一下脚脖子，说：“日本鬼子突然从舰艇上卸下来几千条麻袋。山本司令今天的招待宴会也取消了，原来是狗日的到寿了。”周允声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道：“山本可能要对程家藏书楼动手。”程鲁民问：“他们也懂那些线装书？”周允声说：“小鬼子只怕比你这个程家子孙还了解藏书楼里的宝贝。我们的队伍该火速过来。”

周允声认为队伍必须在旅顺口集合才能以防不测，而程鲁民却说，胶东总部首长让他回来不是看家护院的，不能为了程家的藏书楼而让我们的队伍再受损失，甚至牺牲生命。这两人见面不到一袋烟工夫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

程鲁民从烟台过海前特意换了一身干净便装。无论什么样衣服穿到他身上都是平整利索的，这让浑身油渍麻花、从未闻过香胰子味的周允声厌恶地皱起眉头。程家二少爷参加八路军了还把自己收拾得水光溜滑，受部队教育多年也没让他背叛那个高贵的家庭出身。长着遭火燎似的皮肤的周允声斜眼看他，他能觉察到那目光里轻蔑的意味。程鲁民清楚自己的身份，联络员就是个送信的，没有参加决策的资格。但是争论的问题涉及程家的藏书楼，他就有了发言权。对自己参加八路军的指路人，他耐着性子解释说：“这是两码事。总部首长明确要求我们保存实力，迎接解放。我们只有等待苏军进入旅顺口才能完成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。”周允声一拍桌子：“你以为程家的宝贝仅仅是你们个人的财产？日本人要滚犊子了，我们倒成缩头乌龟啦？”

周允声张口骂人是因为他没有拿程家的二公子当外人。当年，是他和孟老板找到了躲避日本鬼子抓捕的程鲁民。孟老板递来三枚大钱，程鲁民还以为是送给他跑路的盘缠，孟老板却让他摇一摇。周允声嘲讽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火上房子你想起算卦了，算算井里有没有水？”孟老板说：“不差这一会儿工夫。”孟老板看着程鲁民摇出来的卦象，说：“程家二少爷即便遵从祖命完婚，也救不了你病重的爷爷，‘逃婚’方是逢凶化吉的上策。”程鲁民这才给父亲留下一封信，以逃婚为借口去胶东参加了八路军。所以，当周允声看到总部派来的联络员是程鲁民时，虽说皱了皱眉头，但内心里还是由衷地高兴。他就是这样，越是喜欢你，落实到嘴上却成了骂人的话。周允声虎着脸说：“你的学问都念到狗肚子里

去了？怎么不知道爱惜书呢？”

程鲁民本不想再跟他争吵下去，尤其是眼下这种局势、眼下这种地方，都不是吵架能解决问题的。他缓下声调：“周政委，从战术上考虑不值当去冒险。苏军马上就打进来了，有苏军老大哥的帮助，我们才能毫发无损地……”程鲁民的话还未说完，周允声又嚷开了：“他苏军不来我们还不打日本鬼子了？不管怎么说，不能日本鬼子抢东西，而我们在一旁看眼儿。”

程鲁民想想，周允声说得也不是没道理，程家藏书楼不仅属于程家的，还是中国人的宝贝，当然不能让日本鬼子抢去。另外，部队开到旅顺口还是正确的，堵截日军，防止他们海上逃窜，也符合首长的意图。

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部队如何向旅顺口集结。周允声把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，又拿过来餐桌上的烟筐，卷起了胶河旱烟：“办法倒有两个，一个你们程家举办个婚礼，大家乱哄哄地都到你们家赶礼去。二个你们家办个丧事，队伍上的人披麻戴孝也能混进城里。我寻思马上就要解放了，不用那个哭哭啼啼的办法，不吉利，程家还是齐刺喀嚓办婚礼喜庆。”

周允声的一番话说得稀松平常，却让程鲁民哭笑不得，浓烈的旱烟味呛得他咳嗽不止：“周政委，不论办婚礼还是办丧礼，我们程家总得有人结婚或是有人死了才行。日本人对旅顺口婚丧嫁娶的事比我还熟悉，岂能糊弄得了他们？”周允声显然胸有成竹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当年，你逃婚拍拍腚走人了，可你那个小媳妇却当真了，现在还在娘家等你回来迎娶呢。照我说，你回家招呼一声，后天就给娶回来。那是个不错的姑娘，不辱你们程家的门面。”

第二章 老夫人威逼续前缘，藏书楼痛失镇宅宝

诗曰：

其一

日寇垂涎藏书楼，苏军直降飞机场。
英雄气短曲跑调，新郎理亏弟顶缸。
是非自始伏因果，姻缘到底分短长。
应有青山留栋材，不信柳发絮不扬。

其二

岂料灾星从天降，祸起苏军是友邦。
乍闻巢倾无完卵，再看尸横有国殇。
军纪败坏奸又盗，小城蒙羞毁与丧。
待到珍宝见天日，悠悠十年整时光。

柳波芙早就知道中国有座小城叫旅顺口，但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来到这里，并在此度过十年时光。柳波芙毫无忌讳地说，她是误打误撞遭遇了旅顺口，而姐姐尼娜却是因为忘不了一段跨国恋情，那个中国小城才走进了她的心里。

尼娜从莫斯科大学汉语专业毕业，被选调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担任中国学员的俄语教员。她的学员队里，有的军官身穿苏军军服却长有东方人的面孔。在那些东方面孔中，从坍塌楼房里把她拉出来的那个中国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随着他们交往的增多，她内心里暗生了一种想要倾诉的渴望。

中国男人的第一次约会，让尼娜内心波动着甜蜜的涟漪。这个木头人似乎